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2年4月3日 星期日 第916期 | 新民晚报 | 责任编辑:郭影 视觉设计:黄娟 编辑邮箱:guoy@xmwb.com.cn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周大新的长篇小说《安魂》，近日出版10周年纪念版，根据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也与观众见面。小说《安魂》以隔空对话的形式，记录了儿子去世之后父亲的痛苦与悔恨，阴阳两隔的父子在这本书中重聚，通过展示伤口与裸露灵魂的方式，实现了彼此的理解与和解，该书被评价为“一部以莫大的勇气直面死亡的人生大书”。电影《安魂》父亲这一角色原型即是周大新，国家一级演员巍子出演了片中的父亲。

1 寻找周大新

202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《安魂》内部看片会，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一家电影公司放映厅举行。邀请的人不多，有出品方、发行方、演员、朋友。周大新在影厅入口处，等待着前来看片的人，握手，交谈，他更像是这场活动的主人。身材高大的他，站在影厅门口，在等待下一位客人从电梯里出来之前，身影略显孤单。

灯光渐暗，直至熄灭，大银幕上出现片头：一位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孩子穿行在广袤田野里的小径上，空镜闪过，是壮阔的黄河景象。这是父亲唐大道和儿子唐英键之间，少有的温情画面。正式进入故事之后，便是一连串父子冲突——这么说其实并不准确，因为儿子并不具备反抗的力量。准确地说，是父亲在家庭中的威权形象，使气质温和的儿子，“一直活在阴影之下”。

唐大道是一名有很强社会影响力的成功作家，影片对此进行了一定篇幅的刻画，演员巍子也成功地把一位著名作家的形、神、气、韵展现出来了。唐大道的确强大到足够制造出“阴影”，但很快，在儿子患病、治疗、去世的这一过程里，唐大道开始像缓慢倒塌的雕塑，让观众看到他无助的内心与脆弱的外在。对于儿子的想念，使得唐大道走上一条与往昔形象截然相反的方向——他甚至开始迷信通过某种方式，可以让儿子在人间“复活”，哪怕是自欺欺人的“复活”。

黑暗的影厅中，借助银幕的光芒，试图寻找周大新，但他并不在前排座位上，我猜他会在最后一排某个角落的椅子上。巍子坐在我的前面，同样身材高大的他，在影片放映过程中肩膀不时耸动，并用手捏住额头，可以肯定，这个男人在哭泣。周大新说，巍子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，他在影片中的表演十分精湛，他对电影角色心理的把握非常准确。他还说，“巍子在拍摄期间全身心投入，因为一直沉浸在父亲这个角色里，几乎抑郁。”

影片放映结束，没有映后交流会，也没有停留过久的闲谈，大家安静地离场。周大新依旧站在影厅门口，给客人指路，指出通往电梯的方向。临走的时候，与他握了一下手，他的手宽厚，柔软。

新民晚报的读者朋友们：

祝你们春日安好！

周大新 壬寅春

周大新

故事已讲完，生活未停止

◆ 韩浩月

2 追问周大新

很想知道，影片里的唐大道，与现实生活中周大新的相似度有多高。这一问题，在看完《安魂》之后就一直在心中萦绕。但出于一种会造成冒犯的顾虑，始终没能问出口。

这个问题的形成，是因为我觉得电影里的唐大道，与生活中的周大新，似乎并不是一种人。唐大道身上有着一一种蛮不讲理的劲头（起码在影片前半部分表现家庭生活的情节里是这样），而在对逝去的儿子几乎“思念成疾”的时候，唐大道又表现得脆弱到不堪一击、自欺欺人——虽然片尾交代了他对善欺人的骗局心知肚明。而现实中的周大新，永远给人一种温柔、敦厚、善良的印象，他并不会让人联想到，他可能是一位霸道的父亲。

当然，电影创作有艺术夸张的成分，我觉得，试图分清电影与现实人物的相似度与重叠度，有助于走进作家的内心，更好地了解作家本身。

周大新是一名令人尊敬的写作者。他在长达40年的创作历程中，经历了从军事题材到乡土题材再到家庭题材的重要转变，每次转变都能奉献出具有丰富可读性与社会影响力的代表作。他表示，“军事题材的写作，表达的是对国家和民族安危的关注，写作时有一腔热血。乡村题材的写作，思索的是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种种艰辛，写作时常常要发出叹息。家庭题材的写作，探索的是人性的深奥和人生的艰难，写作时内心满是痛楚。”

不难看出，虽然作品精彩，但他的写作过程却是艰辛的，他是目前少有的仍然坚持写作的50后作家群当中，写作精神与路遥、史铁生酷似的一位写作者，就像文学评论家胡平所说的：“点燃了自身，以生命为火炬，照亮了我们意识到的生死两界。”

周大新珍爱自己的写作事业。1952年出生于河南农村家庭的他，期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，但直到1970年入伍解决了吃饱的问题后，才有机会真正创作。被逼稿的他觉得最难挨的时候，是走在路上遭到挖苦与嘲笑。作家的出身与经历，以及他所承受的磨难与打击，很容易留下印痕并且难以磨灭，如何坦然面对这些，决定了一位作家是否能够从困境中突围，实现写作的真正升华。

这次采访他的时候，我终于问出了那个问题，“您认为角色与现实中的您相似度有多高？”他的回答很简单，“应该承认，他扮演的角色，与我的相似度挺高。”我想知道这句话背后更多的表述，于是决定，我应该继续“追问周大新”。



3 周大新的反思

2017年冬天，上海返回北京的高铁上，我与周大新邻座。一路上，谈了许多话题，从文学，到社会，到人生。他愿意交谈，但话说得很慢，总感觉他沉浸在一种无形但巨大的沉郁当中，这种气场虽然并不具备隔离特征，但却有不小的感染力，让他说话的人，也情不自禁将说话速度放慢下来。

一直到谈及家庭与孩子的时候，才知道他身上的沉郁色彩的来源。在儿子去世数年之后，在出版了哪怕具有心灵抚慰效果的《安魂》之后，他或许并未真正走出失去儿子的阴影。当时我虽然及时中止了这一话题，但他并没有停止的意图，而是用很平静的口吻，继续说了一些与他儿子有关的事情，但话说得更慢，声音背后的情感，显然有着海一般深邃不可见底的忧伤。

2019年秋天，与周大新再会于甘肃张掖，他在这里的河西学院有一场讲座。讲座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出游张掖的一些景点，在七彩丹霞景区，我给他拍摄了不少照片，在路过个别独具风格的景观时，他也会主动要求我帮他留影。这次见到的周大新，虽然笑容很少，但显得平静而祥和。在他讲座开始的那个晚上，上千名师生聆听了他的关于小说创作的亲身经历，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写作技巧倾囊而出，那场讲座所带来的收获堪称“盛宴”。

周大新在讲座、媒体访谈，以及闲谈里，时常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反思意识。具体到《安魂》这部小说，他最初的想法是，一般人对“死亡”这个字眼，都会觉得恐惧、害怕、不安，通常都会选择避而不谈，但在自己经历了失子之痛后，他对“死亡”有了深刻的体会，他想告诉读者，“死亡”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，坦然地谈论这件事情，是希望给那些将要面对或正在承受这种痛苦的人，提供一种疏解与精神支撑。

周大新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，在不同的时间段，他对父子关系的思索，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。当我们再次谈及“中国式父亲”的强势一面时，他觉得，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，“尽管我接受了现代教育，又生活在城市之中，但乡村的生活观念仍然深深影响着我，甚至左右了我的一些行为，让我认为，儿子的生活就应该由我来安排。这真是遗憾。”

“今天回想起来，内心难受无比。”因为难过而反思，虽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症结，摆脱了曾经巨大的困扰，但难过却不会真正地消失，如同对儿子的爱，也永远不会消失那样。

4 平静的周大新

联系周大新，有时他回复得很晚，他解释说，这种状况通常是在家中写作。虽然宣布《洛城花落》是他的长篇小说封笔之作，但他在其他体裁作品的创作上并没有停止。在因为体力、精力原因不再进行长篇小说创作后，他开始写散文、随笔，并打算重新拾起年轻时就很喜欢写的电影剧本创作。

他说，他最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，“写作，让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有意义。如果没有写作，我不知该怎么打发造物主强加给我的种种苦难。如今回想起来，我这一生最值得庆幸的选择是：写作。正是因为写作，让我坚强地活了下来。”

当一位作家把写作与“活下去”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写作就已经不是一份职业，而成为与他血肉紧密相连的构成。70岁的周大新在说到写作的时候，仍然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意愿，这让人由衷钦佩，也更期待他的散文、随笔作品，能够更为直观地呈现他的内心世界。

周大新说，“我写过不少悲剧，但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我更愿意用所剩不多的生命，拿起笔去呼唤爱意，让这个世界被爱意所充盈。”由此可见，周大新的新写作风格，很有可能是温暖的、充满爱意的。在写完了悔与恨、痛与怕之后，他的文章，或会以更具穿透性的气质抵达读者内心深处。

除了写作之外，周大新讲述的日常生活，也让人为他觉得放松。现在的周大新的生活很充实，看电影、散步、听豫剧，是他写作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。他从少年时就着迷于看电影，“一进入电影的故事里，我就会暂时忘却一切”；周大新的家，位于一座很适合散步的公园附近，“我一天能走一万多步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地想，让起伏的情绪渐渐归于平静。”对于来自家乡河南的豫剧，他也百听不厌，“古装戏现代戏都爱看爱听，一听到豫剧唱腔，我的心就会放松，豫剧能给我带来极大的心理安慰。”

由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来，周大新目前生活状态的关键词包括但不限于：放松、平静、安慰……曾经敏感、激烈、动荡的情绪，那些惊涛巨浪终于退去，剩下的是安稳、沉静的大海，还有和煦的阳光。

为读者写了几十年小说的周大新，也讲完了他的故事。他如释重负，步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。